

蘇俄五十年之共青團

李界平

壹 蘇聯共青團之性質剖析

蘇聯共青團成立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廿九日，即俄共「十月革命」後之一年又十二天，原稱「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一日，列寧逝世，共青團爲了「學習像列寧一樣的生活、工作和鬥爭，去實現列寧的遺囑」（註一），於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更名爲「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沿用迄今。

依其團章規定，共青團「是俄共的助手與後備軍。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其全部工作」。故：

(一)就蘇維埃國家制度中的地位而言，共青團是俄共的助手和後備軍，與工會、蘇維埃、合作社等，同爲黨控制及壓榨人民的工具。申言之，共青團是將共黨的影響傳佈給青年的傳達者，黨則自共青團中吸收青年一代以補充其隊伍，並爲其所謂「社會事業」、「國家事業」各部門吸收工作人員。

(二)共青團的主要任務是對青年進行共產主義教育。

此所謂「共產主義教育」，似可分：思想政治教育及科學技術教育二者。前者之目的在於教導青年一切活動都與「社會主義建設」聯繫起來，使青年不斷提高其政治認識，研究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熟悉政治形勢及俄共與蘇維埃政府策略，以造就其「社會主義新人」。

思想政治教育又爲科學技術教育之基礎（註二）。列寧會謂：「如果不通曉這種（科學）知識，共產主義就始終不過是一種願望而已」（註三）。史達林在國八次代表大會中亦稱：「我們面前有一個堡壘，這個堡壘叫做科學，它有許多許多的知識部門，這個堡壘我們不管怎樣要把它拿下來」。這兩種教育實際上相互結合，在俄共教育政策之運作上雙軌併合相輔共進，以養成又紅又專的所謂「無限忠誠於俄共及蘇維埃政權的人民」，來爲「社會主義的繁榮」而鬥爭。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教育並不僅僅局限於學校以內，而是在生活中、工作中隨時隨地永遠嚴密地監視着、緊緊地防範着蘇俄青年，而壟斷其一切心智活動。

(三)共青團受俄共之控制。

如蘇聯共青團所供稱：「共青團是由俄共、列寧和史達林所建立的」（註四）。俄共黨章自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後，即會設「黨與共青團」一章，規定曰：「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是青年團的領導機構，服從俄共中央黨組織的工作，相當於共和國的、邊疆的、省的、市的和區的黨組織的指導和監督」。俄共五十年來歷次黨代表大會，均有關於共青團工作問題之討論與決議。列寧和史達林在共青團第三與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之演說，更是共青團的綱領性的文獻。共青團在思想上、組織上受制於俄共，實極顯而易見。總之，團歷次代表大會只是俄共之應聲蟲，團中央則唯俄共之命是從，團與團員則應當是「布爾雪維克的好兒女」。

(四)共青團與少年先鋒隊及小十月團，合共構成俄共對青少年兒童進行毒化教育之總體系。

按俄共極端重視青少年之思想塑型工作，兒童必須儘早接受共產主義政治教育。故年滿六——九歲之兒童即可加入「小十月團」。在團內培養兒童對國家之熱愛，同時養成集體勞動、組織及秩序等習慣，及獨立之自治能力。每五名團員爲一小隊，由一少年先鋒隊員任小隊長。合五小隊爲一中隊，中隊接受當地共青團組織之指揮控制。

少年先鋒隊於一九二三年經列寧創建，附屬共青團，爲蘇俄十至十六歲少年之組織，隊員非正式強迫參加。共青團中央近年並設一少年先鋒隊組織之委員會，爲其指導與顧問機構。

貳 共青團之成立及其發展述要

(一) 成立經過及第一次代表大會

蘇聯之青年組織，最早約見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時布爾雪維克尙從事於地下活動，彼得格勒、莫斯科、烏拉爾、基輔、哈爾科夫、敖得薩、羅斯托夫及蘇境其他工業城市，由於莫洛托夫、斯維爾德洛夫、米高揚、庫依貝舍夫等之煽動鼓噪，始出現了若干青年工人團體。但當時各地青年組織各自獨立，沒有統一的中心領導和統一的綱領及章程，彼此之間缺少密切聯繫，各自為政，其活動亦多分散乏力。

及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布爾雪維克在彼得格勒秘密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始決定組織「社會主義型的羣衆性的政治組織，在布爾雪維克黨領導下，在青年中間進行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通過建立共青團之組織與領導人材訓練班之決議。

第六次代表大會並將布爾雪維克黨指向武裝暴動，攫取政權之目標。當時俄國內憂外患，經濟情況日益惡化，舊政府冀圖藉德國之助阻止共黨革命。其後，英、法、美、日諸國亦進行武裝干涉，共黨則因勢乘便，積極鼓動盲目之青年羣衆（註五），俄共中央乃於一九一八年七月提出成立組織局，由彼得格勒、莫斯科及烏拉爾之青年組織代表組成，發布告青年宣言，負責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共青團在布爾雪維克直接領導下，在莫斯科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成立。大會舉列寧為名譽主席，訂定團章，並宣佈云：

- ①共青團和俄共是團結一致的。
- ②共青團的目的是要傳佈共產主義思想並吸收工農青年積極參加建設蘇維埃俄國。
- ③共青團是布爾雪維克領導下的一個「獨立組織」。

(二) 歷次代表大會及團員人數

共青團成立迄今已四十九年，共召開代表大會十五次，茲將其召開時間

、代表人數及當時團員人數列表於后：

蘇俄五十年之共青團

大會屆次	召開時間	代表人數	團員人數
一	一九一八、十 一九一九、十一	一二二、〇〇〇 九六、〇〇〇	二三二、〇〇〇
二	一九二〇、十一	四二九	四〇〇、〇〇〇
三	一九二一、九	△	四五、〇〇〇
四	一九二二、十	△	七〇〇、〇〇〇
五	一九二三、十一	△	一、七八〇、〇〇〇
六	一九二四、七	△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七	一九二六、三	△	三、〇〇〇、〇〇〇
八	一九二八、五	△	四、〇〇〇、〇〇〇
九	一九三一、一	△	九、二八三、二八九
十	一九三六、四	△	一、二〇〇
十一	一九四九、三	△	三、八〇〇
十二	一九五四、三	△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十三	一九五八、四	△	三、八三一
十四	一九六二、四	△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十五	一九六六、五	△	

(三) 共青團之組織

(附註：有△符號者，示資料欠缺。)

根據團章規定，凡符合①年在十四歲以上廿五歲以下之男女青年，②承認團章和團綱，③在團的一個組織裏工作，④服從團的一切決議，⑤繳納團費等條件者，均得為共青團團員。年滿廿五歲之團員仍可留在團內，有發言權，如被選入團領導機構，則仍有表決權。團員之主要來源為紅軍、一般工農青年、少先隊隊員。

(2) 團員之權利義務：

團章關此之規定，純以義務為重、為先：

①團員有義務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研究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

，宣揚共黨政策，執行俄共及青年團之決議；

(2) 學習軍事，要無限忠誠於蘇聯，並準備以自己一切力量——必要時甚至以生命——提供犧牲；

(3) 掌握各種知識、文化、科學、技術，以提高「業務水平」；

(4) 團員應成為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和學習態度的模範，機敏地保護「社會主義祖國」的財產，向破壞社會主義法律和秩序的現象作堅決的鬥爭，提高政治警惕性，嚴守軍事和國家的祕密等。

至於團員之權利，主要為：

① 在團的各項會議和刊物上，參加討論青年團的一切工作；並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② 有權在會議上批評團的任何工作人員和任何機關；

③ 有權向團的任何組織，直至團中央提出各種問題、申述或聲明。

(3) 領導機關及組織系統

就全國而言，有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代表大會是團的最高機關，聽取和批准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之工作報告，審查和修改團章，確定團工作之總路線及當前任務（註六）。大會休會期間，中央委員會為最高機關，受俄共直接領導，推動團一切工作。

在省、邊區、盟員共和國，則有省及邊區之代表會議及委員會，盟員共和國之代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

在區、市、地方，各有其代表會議及委員會。

在企業、集體農場、農業機器站、村莊、部隊、機關、學校，是全體團員大會，基層組織委員會及委員會（註七）。

以上各級委員會委員，由大會選舉產生。團附屬機構工作人員則由各級委員會任命之。

(四) 共青團現況概述

(1) 團員人數及其社會分佈：

蘇聯共青團團員現約一千三百萬人，百分之四十四左右為女性團員。其中十四——十七歲團員較以往大為增加，十八——廿五歲團員較一九六二年已減少百分之廿三。團員中一半以上會受中等或高等教育，有一百萬人為各種行業之「專家」。徵召入伍之青年，百分之八十為團員，職業學校一百五

十餘萬學生中，團員佔一半以上。在消費、合作、貿易與生活服務的人員中，青年佔三分之一。運輸及郵電方面，青年工作人員佔一半以上。科學研究工作方面之人員，青年亦佔一半以上。此外，團員有一百一十萬人在邊區墾荒，四十一萬八千人任各級學校教師（佔蘇聯全體教師之六分之一），七萬九千人任少先隊輔導員，六十萬人為拖拉機手（佔其總數四分之一）。

(2) 中央機構及基層組織

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委員現有一七三人，候補中央委員八十三人。團中央第一書記柏伏諾夫，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柏茲諾夫、杜伐金、蘇拉列娃、卡門沙洛、庫村科、巴斯杜霍夫、托爾蘇也夫、切斯拉維契斯等八人。另中央常務局委員貝洛夫等十七人，候補委員巴爾克維克等七人。

又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五十三人，主席伊凡諾夫，副主席伏爾金涅茲。

至於基層組織現為三十四萬八千個；車間、生產隊、分隊等共青團小組現為四十八萬個。可謂遍佈全國，無地無之。

(3) 經費收支：

據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中央總結報告，團一切經費均用以「改善青年教育」。至其經費來源，主要約有四：

- ① 團員團費：佔團部總收入百分之卅二點五；
- ② 出版事業收入：佔總收入百分之卅一點五；
- ③ 團中央所屬生產事業收入；
- ④ 預算以外之收入，如募捐。

叁 共青團之軍事任務

早在蘇聯共青團成立之初，正當俄共外受英、法、美、日、德諸國軍事壓力，內有白軍尙待弭平之際。團中央奉俄共之命，即曾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一九年九月及一九二〇年春三次發動團員總動員，號召團員開赴前線，擔任各種作戰運輸及諜報工作。

及後，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德軍揮兵壓境，直指莫斯科，俄軍節節敗退，險象環生，史達林稱之為「關係蘇維埃國家生死存亡的事件」（註八），是為蘇俄所謂「衛國戰爭時期」。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在俄共及史達林指

使下，「在戰爭的第一天」，便通過關於團組織戰時工作之決議，要求「所有青年團組織百倍地加強警惕性、團結性、紀律性和組織性。國中央要求每個團員……幫同保證紅軍和紅海軍具有爲了戰勝敵人和殲滅敵人所需要的切。國中央要求每個團員手執武器，準備戰鬥」。總計在此期中被驅赴前線充當炮灰之蘇俄青年，當以數十萬計。擔任後方工作者更不計其數。此外，在淪陷區之「游擊戰運動」及「國的地地下工作」，亦以青年爲主力，以共青團團員爲骨幹。

誠如團章所規定，共青團員固以「學習軍事」爲己任，紅軍中尤多兼具團員身份者（註九）。一九三九年四月國中央八次全體會議，即要求應以「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準備在任何時候起來保衛蘇聯的精神」教育青年。近年來，由於蘇聯青年受西方及自由主義之影響，共青團遂又有倡導「愛國主義」之議。

總之，蘇聯青年團實即紅軍之後備軍，其所担负之軍事任務，在戰時固特別突出，即平時亦從未受忽略。體育與國防合一，經常的各種型態的軍事訓練，加上俄共積極的無可遏止的侵略擴張性，使蘇聯青年始終蒙受戰爭的陰影，始終面對着重大犧牲的危險。

肆 共青團與所謂「社會主義建設」

做爲一個國家，蘇聯本身所具備的先天和地理條件無疑是十分欠缺的。除了以對外侵略以滿足其物質需要外，俄共政權是建立在億萬受其奴役的人身上，蘇俄青年會在其奴役下流出了最多的血汗，而共青團則是俄共最有力的幫兇之一。

首先，在所謂「爭取恢復國民經濟的鬥爭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由於連年戰亂之嚴重影響，俄共遂於一九二一年三月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由「軍事共產主義政策」過渡到新經濟政策之決議，以工業、運輸業和農業爲恢復重點，要求共青團「保證全體青年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當時，由於成年人懷念過去，不易接受新政權及其統御，俄共之需要利用及教育青年亦最殷切。俄共一方面創辦工廠附設工人學校（一九二〇年）訓練熟練的技術工人，一方面施行「青年工人保護法」（一九二一年五月）

，以保障十五至十七歲青年工人之工作機會；俄共十三次代表大會並認爲：「現在有個比過去任何時期都尖銳的問題，即黨應該提出教育新的共產主義後代的問題。這新的共產主義後代，是由具有熟練技術及階級覺悟的工人，與關懷建設蘇維埃共和國的農民所組成。同時，還應該進行有步驟的工作，以培養新一代對科學和技術認真鑽研的精神」。

及後進入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時期」（一九二六——一九三四）。俄共十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是蘇聯「工業化」大會，主張自農業國變爲能够自力生產必須裝備之工業國，要求加強青年團在勞動青年羣衆中之影響，發動全體青年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及「鞏固蘇聯工業力量」之鬥爭。俄共十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則制定第一次五年計劃，同時爲蘇聯「集體化」大會，決議儘量展開農業集體化，將個體的小農經濟改變爲「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共青團則如響斯應，認爲：「社會主義社會今天已在我們工廠中、田地中逐漸形成」，青年要「用強有力的手掌握着拖拉機的駕駛盤，消滅無數小得可憐的田地和田界，爲爭取農村的集體經濟而鬥爭」（註十）。綜計此一期共青團及青年在工業中會擔負「突擊隊運動」（註十一）、「生產合理化運動」、「社會主義競賽」等任務。農業方面則配合俄共對富農及反對份子的鎮壓，進行所謂「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向農村進軍，發展農業科學化及機械化等。

一九三四——一九四〇年爲蘇聯所謂「爭取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時期」，與前述之一時期合爲蘇聯「和平建設時期」，是蘇聯在穩定中求進一步的重要時期（註十二）。共青團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三四年一月俄共十七次代表大會所訂）之基本建設工程中，會流下大量血汗：如建設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工廠、庫茲涅茨克及馬格尼托哥爾斯克之冶金聯合工廠、第聶伯河水力發電廠等。此外如馬格尼特哥爾「女青年團員熔爐」、黑龍江畔的「青年城」、莫斯科的全蘇第一條地下鐵道及第三次五年計劃時「第二個巴庫」、鐵路等之築成，都是俄共榨取犧牲青年勞力的鐵證。俄共並發起所謂「斯達漢諾夫運動」（註十三），「抓典型、勵生產」，以掀起「社會主義競賽的新高潮」（註十四）。

一九四一年，德軍挾優勢兵力大舉進攻，俄共被逼倉促應戰，進入所謂「衛國戰爭時期」（一九四一——一九四五），俄共將粗具雛形的工業全

部改入軍事生產的軌道。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之工作者中半數以上為廿五歲以下之青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在工業方面約有十五萬五千個「青年前線工作隊」，參加人數在一百萬人以上。共青團又有所謂「二百人工作隊」，女青年亦被大量分發至工廠、作坊、礦山和運輸部門，俄共並動員學徒學校及工廠附屬工人學校，担负超額超重之工作。婦女和青年同時為農村中僅存的

勞動力，共青團組織許多「高額收成組」、「運輸組」等單位貯備糧食供應軍需。及一九四三年底，蘇聯通過「關於從德國佔領下解放出來的地區底經濟恢復緊急辦法」，「青年恢復隊」又是第一股在破瓦殘垣滿目瘡痍下從新整頓的力量（註十五）。

在所謂「戰後建設年代」（一九四六——一九五五），蘇維埃共通過兩次新五年計劃，着重恢復與發展重工業和鐵路交通事業，團中央委員會第十五次全會（一九四六年四月）指出：青年團的任務就是要吸引全體青年，積極參加在「社會主義競賽新高漲的基礎上，實現五年計劃的工作」，而「評價團組織工作好壞的標準，首先要看他們怎樣動員青年來協助每一個工廠、建設工程處、集體農莊、國營農場、農業機器站超額完成經濟計劃」。此間，蘇聯訓練各種職業的新工人中，青年佔百分之六十以上，而拖拉機手、聯合收割機司機及其助手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青年。

一九五六年二月，黑魯曉夫在俄共廿次大會報告第六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九年一月，又在廿一次大會提出七年計劃，以謀「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

一九五九——六五）解決蘇俄的基本經濟任務」，並要求共青團「擔負戰鬥性的具體的工作任務」。共青團十三次大會並號召青年「積極參加工農業生產」，「參加蘇聯東部、北部地區的建設」（註十六），所有農村團組織都要「為增加農業生產而鬥爭」。一九五九年二月團中央全會並決議「在七年内至少派出一百萬共青團員和青年參加公有畜牧業工作」，同時共青團在一九六五年以前將「建設一百多個大型冶金、化學和其他工業部門的企業，鋪設一萬四千多公里的鐵路和二萬多公里的電氣化鐵路，及幾個水泥廠和煤礦」……示範企業綜合機械化和自動化」等（註十七）。

總之，俄共政權五十年來之長期經建，共青團始終在其操縱下扮演着「示範表演」和「帶頭作用」的角色。尤其近年來荒寒地區的開發，人民根本視如畏途，裹足不前，共青團遂更疲於奔命。一九六六年新五年計劃開始，

俄共新政權仍然套用此種手法，共青團「百萬團員建築大軍」、八十處的團員「突擊建築工地」等，都是用以驅迫青年及蘇聯人民從事邊遠地區的開發，使受俄共統治階級的奴役。

伍 共青團與「共產主義教育」

對俄共而言，「在革命過程中青年永遠站在最前線從事忘我的鬥爭。青年是未來共產主義建設的希望及繼承人」（註十八），故從所謂「社會主義教育時期」到「共產主義完成」之全部階段，勞動者和青年之「共產主義教育組織及傳播工具進行所謂『思想戰線』的鬥爭。俄共中央即會指示『思想戰線工作』『思想戰線工作者』……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以構成蘇維埃制度生命基礎的那些東西做南針，以蘇維埃制度的政策做南針。……幫助黨和人民教育青年，培養他們對蘇維埃制度無限忠誠的精神，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务的精神」（註十九）。至於科學與技術的學習，則為俄共培養熟練工作人員，列寧會謂，每一個青年人「……一加入共青團，就負起了幫助黨建設共產主義……他必須認清，只有在現代知識基礎上，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註廿）。故共青團也者，實俄共用以對團員和青年在思想戰線上進行政治教育、在建設鬥爭中從事科技教育的重要工具。

由於俄共的全力推動和支持，共青團團內有大量「政治學習小組」，及近期之「政治俱樂部」、「青年馬克思主義大學」、「列寧遺教研究班」、「理論講習會」、「現代實際問題研究會」，集體農場則有「政治部」主理青年政治教育工作，「幹部和積極份子，則用自修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註廿一），在學校——包括大、中、小、職業學校及工廠附設工人學校——共青團並遵照俄共中央指示：「幫助學校領導機關、教師、教授和講師保證學生生成績優良，不斷加強學校紀律，廣泛展開政治教育工作」（註廿二），學校中團與少年先鋒隊的組織則是這種工作的起點，籠罩着青年身心與情感，充斥在學校內外生活中。

在科學技術學習方面，共青團與各級學校均有密切聯繫，高等以上學校多設有「學生科學研究會」，大量青年投入「突擊隊」和農村，此外並設「

少年技術站」、「少年自然科學站」等等，以養成少年對知識和勞動的「熱愛」，「經過多方的與特殊的方法與形式，讓青年研究馬列主義思想寶庫，和為共產主義偉大事業勝利而進行革命鬥爭」（註廿三）。

除了廣播、電視、電影、文學等諸般工具之外，在這種「共產主義教育」之工作中，團的報紙和雜誌更是最得力的宣傳工具。一九四九年內，團有報紙四十七種，雜誌八種，少先隊報紙十九種，雜誌十五種，總發行額四百萬份以上，團中央青年禁衛軍出版局亦出版一千四百萬冊書籍。又據共青團真理報報導，一九六一年團與隊之報紙已增為二百種，總發行額二千二百五十萬份，青年禁衛軍出版之書刊為二千三百萬冊。及一九六六年四月，團中央監察委員會報告稱：報紙與雜誌發行額已增達四千七百萬份。

陸 共青團與「國際青年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俄共敏感的政治觸覺立刻體會到可能形成的世界新形式——兩種集團的對立，而開始進行其國際青年運動，以與其國際性之工人、婦女及其他方面運動相配合，圖謀顛覆滲透自由世界。這種國際青年運動事實上仍是由黨主持策劃，共青團總其大成，若干外圍組織為利用工具。而以青年會議、聯歡活動、相互訪問等為主要工作內容。

共青團所運用之外圍組織，主要有三：

(1)蘇聯青年組織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四一年九月廿八日，原稱蘇聯青年反法西斯委員會，一九五六年改稱現名。該委員會設有主席團，主要由大學生組成，以「聲援為爭取自由和民主、爭取世界持久和平而鬥爭的世界青年」（註廿四）為目的。現與世界四十個國家，一千三百個青年及學生組織保持聯繫，曾經多次發起國際性會議，對亞非拉國家留蘇學生發給獎學金，派遣青年赴國外工作，並設有「國際青年旅行社」專門接待外國青年訪蘇。

(2)世界民主青年聯盟。成立於一九四五年秋在倫敦舉行之世界青年代大會，該次大會有六十三國四百三十七名代表及一百四十八名列席人員參加。世青聯盟的宗旨是「促進不同種族和民族、各種政治派別和宗教信仰的民主青年，在為持久和平、民主和民族獨立而鬥爭的口號下團結起來」，而以共產及殖民地附屬國家之青年組織為其主要工作對象。世青聯盟現有一百

十五個國家三百個左右之青年組織為會員。

(3)國際學生聯合會。一九四六年八月成立，當時聯合了五十四個國家約三百萬學生，是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會員組織。現在則與「極大多數」國家學生組織保持聯繫。學聯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在烏蘭巴托（偽蒙首都）舉行第九屆例行代表大會。

至於共青團本身，依其十五次大會中央總結報告所稱：「與其他國家青年加強與擴大友誼聯繫」，仍為其活動重點。而「世界各種青年組織，儘管有思想上的分歧，但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今後仍願與之發展聯繫，力求合作」。所有共產國家的青年團（中共除外），此外並有七十餘非共產國家之青年組織，目前都與俄共青年團保持聯繫。最近兩年，歐亞非美澳洲等地區曾有一百多個國家之青年或學生組織，赴蘇聯訪問。

柒 共青團之困難問題

如上所述的，蘇聯共青團有數以千萬計的團員，遍及全國的基層組織，對俄共之奪取政權、國內建設、對外戰爭及對下一代公民的教育和統治上，均有不容忽視之作用和極大的利用價值。但在另一方面，幾乎從共青團成立之初，到其發展之每一個時期，都面臨着許多危機及困難問題。如早期之工、農青年分立問題、「杜納耶夫斯基分子」的反對、托洛斯基「投降派」之存在、國內「敵對及分裂分子」問題，以及貫穿團全部歷史而存在之青年技術水準與工作效率問題，又如目前之團員素質低劣、品德敗壞、貪圖生活享受不願下放農村、地方團部管理鬆懈、「祕密」青年組織之存在（註廿五）等困難。此俄共及團中央所以不斷要求加強政治教育，提高知識水平之原因所在。尤有進者，由於西方思想之侵染及個人意識之提高，蘇聯青年似已逐漸由思想上之根本懷疑和否定，走上背棄俄共與共青團之路線，茲以篇幅所限，僅摘要敘述如下：

(1)西方影響下蘇聯青年的思想中立傾向

自「和平共存」的口號提出以後，蘇聯無可避免地與西方發生多方面的接觸，諸如經濟貿易、學術合作、文化交流體育活動，其結果所謂布爾喬亞思想隨之進入蘇聯，對蘇聯人民特別是蘇聯青年產生重要影響。

共青團八次全會即宣稱：「布爾喬亞的宣傳在青年中播下了懷疑和不信仰的種子，並且揭露我國的困難和缺點……他們散佈虛妄的人道主義觀念，圖謀造成思想上的和平共存」（註廿六）。共青團第一書記柏伏諾夫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期「共產黨人」雜誌，即曾撰文招供由於布爾喬亞思想復蘇及西方思想影響，共青團已越來越難「適當地」教養青少年。在經過長時期的緘默和掩飾之後，蘇聯報章不得不開始正視此一現象，並紛紛為文分析，俄共第廿三次大會亦表示由於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關係繼續發展，「敵人」正從思想信仰上利用和影響蘇聯青年，從而發動一反對「思想輸入」之宣傳運動，漫罵及詆毀西方生活及思想。

就現在情勢觀之，蘇聯青年距「接受」西方思想誠然尚有一段距離，但無疑西方思想已經點燃了蘇聯青年心智的火種，而且，同樣一種思想在西方也許平淡無奇，不足為慮，但對於長期禁閉在共黨教條之內的蘇聯人民，就可能引起難以想像的巨大反響。我們以為，縱使西方思想不能代表「人性」，却至少更接近於「人性」，這正是俄共對青年思想防線中最脆弱的一個環節。

(2) 蘇聯青年背離黨的路線

思想轉變很快地在道德和政治態度上表現出來，蘇聯青年使黨感到失望。蘇聯青年公開討論「人生哲學」、「人生價值」、「個人與社會的相互關係」等問題，業已載諸報章，數見不鮮。他們甚至宣稱：「廿世紀是沒有傻瓜的世紀」，而「所謂傻瓜，是指那種信奉主義、重視個人價值、把正義看得比個人享受和成功更重要的人」（註廿七）。柏伏諾夫更於一九六五年第五期Partiynaya Zhizn 撰文表示，蘇聯青年及共青團員已經漸漸缺少對共產主義的確信和社會責任感，同時強調青年性格及思想發展均與以往不同，而有不利於俄共。柏伏諾夫認為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四：

- ① 由於俄共推翻個人崇拜，使青年思想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放。
- ② 國際共產運動的困難重重。
- ③ 現代蘇聯青年對俄共之革命鬥爭、衛國戰爭等傳統隔膜。
- ④ 許多團員對蘇聯社會之過去及現在的否定因素，抹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成就。

亦謂，莫斯科青年「在社會生活中消極散漫，政治上不成熟，抱多端懷疑態度」，鄙視「祖國的英雄歷史」。

共青團真理報也表示由於團所要求之嚴酷的工作方式及不了解青年人生活力新的因素和願望，使團的運用僵硬遲滯，使團的工作缺少一貫精神、友誼合作及共同政治目標。團員，尤其是知識青年普遍拒絕擔任團的職務。由種種跡象顯示，團員不但背離了俄共的教導，並且對團採批判和懷疑的態度。

(3) 蘇聯青年背棄共青團

蘇聯共青團現有團員共二千三百萬人，外觀上似乎組織龐大，可以象徵俄共教學有方，但實際上其數僅佔蘇聯（十四至廿五歲）青年之五分之二，所以共青團仍一再致力增收社會及紅軍青年入團，同時，團員中有大量脫團現象，所以共青團自今年一月起開始全面團籍總檢查。此外，共青團組織中約廿七萬個領導職位是由黨員擔任，而團十五次代表大會中百分之六十的代表（二、三〇四人）係黨員或候補黨員，其中之百分之四十已超逾團員年齡。由以上及其他跡象顯示，共青團已面對着來自團員及青年之種種困難問題，僅俄共所坦白招供者即有：

(一) 團對青年的領導已徒具空名。而且團員教育程度愈高，其個人願望與團的要求相去愈遠，團內的爭端和矛盾產生愈多，對青年的控制也愈難。（共青團真理報一九六六、八、八）

(二) 團組織幹部缺乏。知識青年寧棄團內高薪厚給的職位而接受其個人選擇的工作。（共青團真理報一九六六、九、九）。

(三) 團員厭棄團組織。認為參加組織是「繁冗的，不必要的負擔」（共青團真理報一九六六、五、五）。

(四) 對團務工作冷淡。會議經年不見召開，遲到早退司空慣見。政治學習之情形亦然（真理報一九六六、七、十九）。

總之，由於無法滿足青年需要，又無法達成俄共指定的使命，蘇聯共青團實已陷入兩難之境束手無策。除非能够大膽揚棄其傳統作風，摒除俄共之束縛，採取民主管理方式，蘇聯共青團勢將難以起死回生。

註二

列寧即曾指示：「應該做到使教育、訓練和培養現代青年的全部事業，都成為在青年中養成共產主義道德的事業」（見「列寧文選」二卷，莫斯科中文版，八〇七頁）。

前引書，八〇五頁。

「向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學習」，偽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頁。

據一九六五年第十期蘇聯「共產黨人」社論稱：「共青團成立之初期，（團員）大多是識字很少或者文盲」。

依其團章規定，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現應為四年召開一次，但實際上代表大會之舉行極不規則，如一至五次大會均係隔年召開，而十及十一次大會相距竟達十三年之久。其原因約有二：①視俄共對共青團控制力之強弱，如黨權高張則大會頻仍，若黨權消沉則會務鬆懈，二者相應有緻。②受客觀現實環境之影響，如俄共早期從事經濟開發，青年為工農運輸各業中主要勞動力，團工作受重視，大會次數較多。及二次大戰期間，俄共號召全民對外，戰後百廢待舉，極謀全面重建工作，團地位乃相對下降，大會經年不見舉行。

註七

指工廠的車間、學校的院系團組織之委員會等。又「基層組織」是團的基礎和細胞，任何單位中只要有三名團員，即可建立基層組織，作為團與羣衆直接聯繫的媒介，是討論一切問題時的「首創性單位」。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史達林向「蘇維埃人民及蘇聯陸海空軍戰士」發表之廣播演說中稱。

註九 據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日 *Krasnaya Zvezda* 報導，蘇聯軍隊人員約

百分之六十，即二百四十萬人，為共青團員。

共青團八次代表大會「告共青團與全國青年書」語。

所謂「突擊隊運動」，實即「爭取達到高度勞動生產率」運動，亦即俄共榨取青年勞力之又一方式。第一個青年突擊隊係於一九二六年九月首次在列寧格勒「紅三角」工廠上工，隨即蔓延至頓巴斯、

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及其他城市，至一九二九年，已有一百五十萬「突擊手」，同年團中央第一次動員團員參加新建設，據不

甚完全的統計，有七千名男女青年受命建設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工廠

，六萬六千人驅赴烏拉爾及西伯利亞建設新工廠，三萬六千人到頓巴斯地下礦坑，兩萬人上山伐木，兩千人到庫頁島，兩千人到荒寒邊遠的阿爾丹、亞古其、科雷木等地採金。其他各地參加水電廠修建、採煤等工作之青年，更難以數計。

註十一

此其間，俄共召開二次代表大會，第十七次大會通過第二次五年計劃綱要，第十八次大會決議開始第三次五年計劃並修改黨章，增設「黨與青共團」一章，使黨對團作更嚴密且更進一步的控制。史達林憲法亦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第八次非常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後頒佈，隨即舉行第一次最高蘇維埃選舉，不論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有重要發展。

阿列克塞·斯達漢諾夫是頓巴斯煤礦青年團工作區一青年礦工，據

稱曾在一班工作時間內挖出一百零二噸煤，超過普通採煤定額十三倍，俄共即將其製造成典型，發動「斯達漢諾夫運動」，在採煤、紡織、運輸、農業各行各業中找出典型，激發生產效率，以榨取青年勞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第一次「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語。

註十四

一九四三年，有一萬三千多青年進行恢復史達林格勒，四萬四千人以上從事恢復莫斯科，二萬六千人參加恢復第聶伯河水電站，此皆其大者。稍後，有一萬名團員參加薩坡羅什鋼鐵廠的修復，其他如

汽車工廠、鋼鐵工廠、拖拉機工廠、煤礦、石油工業等之修復，均被投入大批青年。

據團中央第一書記柏伏諾夫在十五次大會中報告稱：「在七年計劃期間，一百一十萬男女青年，由共青團團部派往西伯利亞、北極地帶、遠東地區以及其他區域。完成了舉世馳名的若干重要工程……」。

註十五

一九五九、一、廿六匪「人民日報」。引自「列寧奠定了青年教育革命性的原則」，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六七、一、十二。

註十六

一九六六年五月蘇聯共青團第十五次大會中央總結報告，同註四，一九至一〇頁。

註十七

一九六六年五月蘇聯共青團第十五次大會中央總結報告，同前註。

註十八

一九六六年九月廿八日莫斯科華語廣播。

註十九

「十九歲青年祕密組織」問題。

註二十

一九六五年九月廿八日莫斯科華語廣播。

註廿一

V. Shevelev在一九六五、四、廿一，共青團真理報撰文所稱。

註廿二

（53） 五一